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九季

糖画人

闫立新



请允许一朵花慢慢盛开

王馨宇



去街上购买春联时，在人群来往往的一隅，我看到一个不显眼的小摊子，却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，好奇心驱使，我也围了上去。原来是卖糖画的老师傅，坐在摊位前的小板凳上，用一把玲珑精致的铜勺子，从小铁皮炉子慢火煨着糖稀的铁锅里，舀出些许黏稠的糖稀，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作画。

只见他在用糖稀画一幅梅花，手腕灵动，指尖灵活地掌控着勺子，那搅拌丝滑的糖稀，时而如金丝垂落，淋成梅树嶙峋的枝干；时而如浓墨重重地落笔，一瓣瓣形象生动的梅花开在枝梢上；时而循环浇铸，勾勒出梅树上的一只栩栩如生的喜鹊。整个过程，老师傅一直是动作收放自如，娴熟的画技，让围观的人惊艳，很快，就看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喜鹊报春图。

糖画完成后，老师傅并不吆喝着叫卖，而是默默地等待着有缘人购买。一个小姑娘掏出钱买下后，老人从身边的布袋里，抽出一支一尺多长的光滑竹签，粘上糖稀，压实在喜鹊报春图的正中间，等冷凉凝固后，用薄薄的刀片，小心翼翼地把糖画从大理石板上铲起来。拿到糖画的小姑娘兴奋地左瞧右看，却舍不得去舔食一口这立体晶莹的糖画。

这时，又一个小孩点名要一幅孙悟空的糖画，只见老师傅用勺子在锅里搅拌几下，等沉淀下去的糖稀再次达到均匀的黏度后，勺子一舀一晃，微微地倾斜，糖稀像一条粗粗的金丝线，在大理石板上变魔术般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来回运转，不一会儿，形象逼真的孙悟空糖画便展现在众人面前，大家都以为糖画已经完成了，谁知老人戴上薄膜手套，从身边的粗瓷瓦罐里，揪出一小团更为黏稠的糖稀，两只手来回地把糖稀揉搓成一根细细长长、圆滚滚的棍棒，黏合在孙悟空的手上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这是给孙悟空做的金箍棒啊。活灵活现的孙悟空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传神，让人不

禁感叹老师傅糖画艺术的高超。

小时候，经常看到很多画糖画的师傅，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，或摆着摊位静静守候。我家当时不富裕，为了得到一幅自己喜欢的糖画，经常从家里找来破铜烂铁去跟糖画师傅交换，有家庭生活好一些的孩子，往往会端一碗米或者面，去和糖画师傅交换。至于糖画内容，也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等，至于价格，是根据糖画的难度、艺术而定。

虽然喜欢糖画，也买了很多次，只知道糖画，观之若画，食之有味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才真正懂得糖画可不仅仅只是好看好吃的小零食，而是一门历史悠久，养心养眼的艺术。据记载，糖画起源于明代，材料以红、白糖为主，加上少许饴糖为辅助，放在炉子上用温火熬制成软硬适中，达到牵丝时来作画，根据画作的背景，或采用浇铸，或垂丝，或滴落的手法，来画糖画。一幅画的精致程度，全凭艺人的手上功夫。那时，我们小孩子不懂，称呼这些糖画一律说是糖猴儿，其实，糖画的正名是“倒糖人儿”，或“糖灯影儿”，是地道很平民、很烟火味的民间艺术。

此时，正当我沉浸在老师傅的手工魅力时，不断有人过来。有个男士拉着一个孩子的手过来，他要为孩子买一幅生日快乐的字。老师傅得知孩子的生肖后，又开始搅拌糖稀，沉思了一下，拿起勺子舀起糖稀，在石板上画了起来，一丝不苟，专注的神情，让人很敬佩师傅的敬业精神。不一会儿，在老师傅娴熟的操作下，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完成了，让人感到惊叹的是，这四个字，字字有马的外形，字字有一种奔驰草原大漠的感觉。男人很惊讶，孩子很喜欢，这幅糖画，老师傅没有收钱，直接送给了孩子。

离开老师的摊位，一路上都被老师傅画糖画的情景，触动心灵最深的地方，好像黑白胶卷，反复播放着对儿时味蕾的甜美记忆，温馨如初。

想起不久前邻居家发生的事。隔壁的一对夫妻双双毕业于国内的音乐名校，他们对孩子寄予了厚望。每逢周末，两口子就轮流带着孩子去参加小提琴的兴趣班。一次，我在小区里散步，看见邻居家的小孩躲在花圃一隅抽泣，赶忙上前询问，原来他的父亲刚刚训斥他，怪他不用心学琴，辜负了父母的一番苦心。说罢，孩子的泪水就簌簌地落下来。我安慰了几句，待孩子的情绪稳定后才离开。

上楼后，我沉思了一会儿，敲开了邻居家的门，缓缓劝道：“大哥，你家的孩子还小，慢慢来，多给他一些时间，相信他会进步的。”孩子的父亲听罢，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气也消了大半，忙下楼去安抚孩子了。半年后，孩子果然在琴技上有了不小的起色，一家子的关系也融洽许多。

很喜欢木心《从前慢》的一句话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。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是啊，节奏太快容易心生浮躁，反而容易弄巧成拙。面对生活的急流，倒不如慢一点，以淡看风云的从容去期待，去守护，因为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盛放，只有给予充足的阳光、雨露与耐心，花才能尽情绽放。

煮一碗人间烟火

刘云燕

有人说，柴火煲汤煮饭，最费时间，也最见真情，其中火候掌控，柴火添增，时间长短，只有做的人才明了其中的艰难漫长。我想，人间最美莫过于这份烟火的气息。

婆婆在乡下住，喜欢用乡下的大锅灶烧火做饭。每当我们回去时，婆婆就往头顶上搭上一块白毛巾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报纸点燃，再放入大炉灶里，接着往里放入劈柴，随着滚滚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，火就点燃了。婆婆喜欢用大铁锅做饭，待炉火烧得很旺，她就开始用铁锅给我们炖鱼了。只见她麻利地把小料放入锅中，顿时院子里都飘着香气。而后，她把收拾腌制好的鱼，放入锅中，只听“刺啦”一声，鱼就被煎得金黄。待铁锅“咕嘟、咕嘟”地炖了一阵子，鱼就做好了。我喜欢配着米饭，喝着鱼汤，味道鲜美极了。而那鱼肉已经浸了味道，特别好吃。每每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鱼时，我都会感觉格外幸福，这也许是平凡的生活，可是却充满了烟火的气息，充满了爱的味道。

无论我走得再远，最喜欢吃妈妈包的饺子。那是独特的“亲情密码”，曾经走过天南海北的地方，也吃过名贵的海鲜饺子，可是妈妈包的饺子味道才更具有“烟火气”。妈妈包饺子有自己的绝活儿。哪怕家里有十个人等着吃饺子，妈妈一个人也能很快地搞定。她麻利地拌好馅，不咸不淡，香气四溢。待到开始包时，只见她的手翻飞着，瞬间一个饺子就成形了，且昂首挺胸，俊美无比。待一锅饺子煮熟，你吃一个，香醇而美味，那是独有的“妈妈”的味道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会想念那碗饺子的味道。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。

每天下班，只要没有临时紧急的任务，我都会收拾好自己的物品，马不停蹄地奔向地铁站。地铁上人特别多，摩肩接踵，也许还有被挤成“相片”的危险，可是我还是愿意早早回家。因为在家里，爱人在等我。我最喜欢当我走到小区里，就会抬头看到厨房温暖的桔色灯光。灯光下，爱人正在厨房忙碌着。此时，我还会加快脚步，赶快回家。当我打开门，爱人已经做好饭菜，正等着我回来。他说：“快洗手，吃饭了。”我闻着饭菜的香气，庆幸自己赶上了回家最快的那辆车，可以和爱人一起慢慢地享用晚餐，而不必他长久的等待。两个人一起吃着饭，没有甜言蜜语，却也温暖无限。

当我远行他乡，每每看到夕阳下炊烟袅袅，或是突然闻到熟悉的味道，吃到家乡的美食，都会让我深深的想念。因为这是人间最美的烟火气息……

退休后的父亲得了闲，买来两盆君子兰，安放在花圃里。

冬日暖阳下，它们伸展着纤细狭长的叶片，在露水的滋养下，透着碧绿的光泽，像翡翠一般摄人心魄。花茎上长着不少大小不一的、浅绿色的花苞，挨挨挤挤，好像顷刻间就要“引爆”整个天地。

我满怀期待，希望能早日一睹它的芳容。可令人沮丧的是，父亲每天松土浇水、锄草施肥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眼前的君子兰却像是约定好似的，齐刷刷地只长叶子，就是不开花，为此我沮丧不已。偶然的机会，我翻到一本植物集子，上面记载“君子兰从小苗到开花，一般需要三到四年的光景。”原本兴致盎然的我，一下子提不起精神来。父亲却笑着安慰道：“等花开，不能急。”

来年的冬天，正在看书的我，被父亲唤至阳台。他兴奋地指着花盆让我看——原来是君子兰开花了！指头般大小、橘红色的花蕾渐渐膨大，竞相而出，由粗壮的花梗高高托起，似嫩绿色握柄的火炬，显得新奇、高雅。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句：“这花真耐得住性子啊。”我一听，也打心底里钦佩起这君子兰来。